



危机与未来

福山中国讲演录

Francis Fukuyama's Speeches in China

陈家刚 编

全球化、当代世界与中国模式

全球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中国模式：历史渊源与未来展望

尊严、平等与正义：规范与制度的根源

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民主、全球化与历史的未来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危机与未来

福山中国讲演录

Crisis and Future | Francis Fukuyama's Speeches in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演讲录 / 陈家刚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3
ISBN 978 - 7 - 5117 - 1229 - 5

- I. ①危…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6478 号

危机与未来：福山中国演讲录

出版人 和 龔
总策划 薛晓源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5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95 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 前言

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是自有人类以来的思想家、政治家孜孜以求的理想。中国古代有对“大同”社会的期冀，空想社会主义有关于“乌托邦”的设想，康德则将未来社会定位为“自由的国家”，而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钟情于“自由人的联合体”。虽然时代、背景、立场和阶级的差异导致人们对未来的设想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相信，人类历史终究会朝着一个符合人类美好愿望的目标发展。

1989年夏，美国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在《国家利益》（夏季号）杂志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使人类发展的未来等问题更直接、更鲜明地凸显在人们面前。福山教授的文章，内容涉及20世纪80年代前后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体在全世界涌现的合法性，以及它为什么能够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竞争中获得优势等观点。文章发表之后，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前苏联、巴西、南非，以及亚洲等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论，甚至更多的质疑。国内相关研究机构还通过多次学术会议，分析讨论福山教授的观点。那么，作为一个学者，福山教授的学术研究包括哪些基本方面，其主要的、最为突出的观点又是什么呢？我们已有的对于福山教授的理解，是否过于片面地强调了他的某一方面的观点呢？

2010年12月，福山教授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上海等地高校、研究机构作了多次演讲，内容涉及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的终结、中国模式等等。总结不同场合的演讲、发言、对话，及其曾经的学术著作，我们可以梳理出福山教授的基本学术理路。

一、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但人类依然会有发展和进步

“我们所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说战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消逝，更是这样一种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以及作为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化。”这是福山教授广为人知的观点。福山教授认为，“我们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今世界上“稳定的民主体制已不存在不公正或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则是因构建现代民主制度的两大基石——自由和平等的原理——尚未得到完全实现所造成的，并非原理本身的缺陷”。即使在经过许多质疑、讨论，甚至争论之后，即使在两次访问中国、更切身观察中国改革发展所走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之后，他也没有改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在2010年访问过程中，凡是涉及“历史的终结”观点的演讲、访谈和对话的问题，福山教授也一一作了认真而深入的解答。

但是，福山教授也告诉人们，很多人误解了他的某些观点。“许多人一开始就对我使用的‘历史’这个词产生误解。”“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被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终结，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销声匿迹了，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福山还将这种历史观念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曾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终点的，会在人类实现一种能够满足它最深切的、最根本的愿望的社会形态后不再继续发展。这两位思想家因此断言，会有‘历史的终结’阶段。黑格尔将‘终结’定位于一种自由的国家形态，而马克思则把它确定为共产主义社会”。

二、人类社会在社会政治等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面临着经济的、生态的等各种危机

作为一位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福山教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危机意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福山教授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有了更深的感触，他坦然地

承认，“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特别是某些资本主义模式名誉扫地，比如说美国模式或者说华盛顿共识，或者有美国支持的非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受到很大的损害。”金融危机给美国的决策者一个很好的教训。同时，福山教授还指出，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保护主义的新变种、民粹主义的兴起、国家干预的强化等等不可避免地对于人类未来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全球气候变暖，也使福山显得略微有些悲观。“我的一个比较悲观的评判是，真正对资本主义提出挑战的是全球气候变暖。假如全球气候变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导致的结果就是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全球气候变暖、地球环境的破坏将是对人类社会真正的发展挑战。

三、文化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福山教授学术素养深厚，涉及领域众多，在民主理论、信任理论等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观察、理解福山教授，并与他进行对话交流，前提是我们应该更多、更全面地了解他的思想、他的观点、他的理论，而不是以先入为主的假设主导我们的思路。我们熟悉福山教授，是因为“历史的终结”观点，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历史的终结”是其核心观点。然而，他自己却并不这样认为。“要说到我自己最偏爱的一本书，我想应该是我的第二本书《信任》。在这本书里，我试图

探寻我一直希望讨论的问题，即文化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而通过写作这本书，我有了这次机会。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谈到我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但是我所作的许多演讲都是关于信任问题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失语的。

四、确实存在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但这种模式很难为其他国家复制

通过两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交流，福山教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福山教授认为，“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赢家之一，如果没有全球化带来的国际贸易和出口，它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对于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代表着一种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特模式，福山教授表示，“的确存在一种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包括了市场经济、一党执政、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非常有能力的政府等等。”不过，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有一种普遍性，是否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复制，福山教授则持否定的态度，“我认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非常难以复制的，因为其中具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它并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全球模式。”在福山教授看来，目前中国的发展模式面临两个挑战：一是中国的出口导

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因为这种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的无限扩张，而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国的消费需求势必会逐步减弱。因此，中国需要转向一种更为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目前中国政治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建设一种自下而上的责任机制并形成权力制衡机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福山教授甚至还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想说的是，中国可以稍微放轻松一点，不要对中国在全球的实力和地位有太强的不安全感。因为中国正在崛起，而且将持续崛起，中国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世界。所以，对于各种批评和不同意见，中国应该可以更加开放一些，毕竟中国在过去 25 年里已经走向开放，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我认为，中国的角色似乎需要发生改变，中国应该在世界公共品供给方面和维护世界秩序方面发挥更大的力量和作用。”

在笔者看来，福山教授是一位严肃的学者，虽然其观点与我们不同，立场与我们不同，结论也与我们不同。我们不赞成他将西方的体制看成是一种普遍模式，但诸如此类的差异并不妨碍我们寻找机会、平台展开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在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以至不同文明的对话和碰撞中，我们可以更多将我们的观点、我们所知道的事实表达出来，介绍

出去，在了解世界的同时，更多地让世界了解中国，从而避免害怕交流、拒绝对话，也避免自说自话、自我欣赏。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真正核心和关键的是价值观的力量。

2010年12月，福山教授访问中国，先后在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机构和高校作了多次演讲，并与国内不同领域的许多知名学者进行了对话和交流，还接受了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的专访。整个访问过程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时任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处长的薛晓源研究员，从福山先生访问伊始就策划和推动出版一本福山教授在中国讲演的文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文集即将出版。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邀请福山先生来中国访问，并使我们有机会与福山教授近距离接触，系统地了解他的思想和观点。还要特别感谢赖海榕研究员、赵永飞博士、靳呈伟博士、江洋博士、何哲博士、闫健博士，是他们一直负责联系、接待和陪同福山教授，并完成了多场演讲和文稿的翻译、校对工作；感谢于春伟女士对演讲录音等资料所做的编辑工作，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室贾宇琰主任，没有他们的工作、督促和支持，就没有本书的出版。

陈家刚于北京

2011年11月9日

▶▶▶ 目录

前言

一、全球化、当代世界与中国模式

——俞可平、福山教授对话录 / 1

二、全球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的未来

——福山教授在中央编译局的演讲 / 21

三、中国模式：历史渊源与未来展望

——福山教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演讲 / 41

四、尊严、平等与正义：规范与制度的根源

——福山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 59

五、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杨金海教授访谈福山教授 / 77

六、民主、全球化与历史的未来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访谈福山教授 /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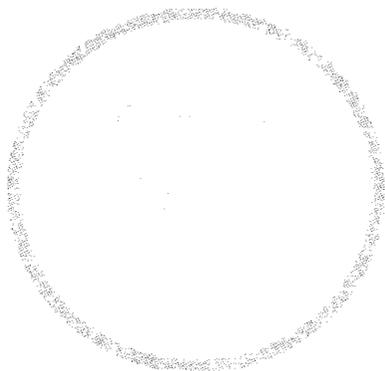
七、未来全球会更加多极化

——《文汇报》访谈福山教授 / 109

附录：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又重新开启了吗？ / 123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之后 / 137



一、全球化、当代世界与 中国模式

——俞可平^①、福山^②教授对话录

①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著有《民主与陀螺》、《民主是个好东西》、《让民主造福中国》等。

②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信任》、《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等。



► 俞可平教授与福山教授



编者注：

全球化、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一直是国内外政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日，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教授与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就上述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在中美学术界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本文是对话的主要内容。

俞可平：福山先生，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问题引起了欧洲、美国、中国很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提出，随着全球化影响的增大，对民族国家的冲击越来越大。还有学者提出，民族国家可能就要消亡。这样的观点在欧洲很容易被接受，因为欧盟各成员国的传统边界没有了，货币也统一了，甚至欧盟军队也产生了。但在中国却很难被理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还持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清晰的领土边界和日益强烈的主权意识，这一

切都没有改变。我想听听福山先生的观点，在你看来，全球化到底对国家主权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福山：我想全球化意味着相互依赖，以及人们之间的贸易和信息沟通跨越了自然国家的边界。事实证明，当全球化来临的时候，人们就会受到千里之外的人作出的决定的影响。问题在于，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范围已经超越了政治上相互影响的范围。因此，在我看来，这会对民主构成一个挑战，因为那些生活于非民主制度下的人们行为会对你产生直接的影响。举例来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很多人都在谴责美国，因为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军事行动，这场军事行动对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即使这个地区的人们不喜欢美国当时的总统，他们也无法通过投票来支持或反对美国总统。这就是在当今世界，政治边界还没有大到足以弥补这类决策的例子。

那么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赢家之一，如果没有国际贸易和出口，中国的很多增长都将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似乎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国际体系采取的战略都还是防御性的，如保护主权，使自己免受伤害，等等。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我看来，中国的角色似乎不得不发生真正的改变，这样它才会对全球公共品供给和全球秩序作出贡献。我想知道，你认为，中国作为全球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将来会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俞可平：中国目前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邓小平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在一起。这就说明他对世界局势有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就是，一个民族国家要发展，离不开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既包括经济事务，也包括政治事务。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对全球化持积极态度。在你的演讲中，你提到了传统的问题。然而，在改革之初，按照当时的传统，很多人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坚持对外开放，特别是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应该说中国政府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正如你所说，我也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那么，通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国际影响确实也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方面，中国政府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还会非常积极，同时也还会非常谨慎。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这样大的成功，成为全球化的赢家，我自己总结的一条很重要经验就是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同时保持非常理性的开放速度，不是一下开放所有领域。这是我们的成功经验，这个经验还会继续保持下去。也就是说，在一些重要领域，中国还会坚持自己的自主权。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中国也清楚地知道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因此我想中国也一定会在未来

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我特别注意到，最近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一句话，即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句话是过去没有讲过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制定我们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会议，这句话表明，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会更加积极，同时也会承担更多的国际性义务和责任。

福山：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除参与现有的国际组织之外，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是什么？比如说欧洲和美国，它们实际上创造了很多新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北约组织、WTO，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因此，中国除参与到现有国际组织中来之外，对于形成全球治理结构有没有什么想法？

俞可平：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我想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需要考虑的问题，即我们自己究竟想创造一种什么样的全球体制，我们想要的全球治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想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胡锦涛主席前些年提出来的，即我们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和谐世界”。这个和谐世界概念是与中国的和谐社会概念相一致的，是强调“和而不同”这一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命题。也就是说，我们要的和谐世界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世界，而是在承认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性，充分尊重各国自主性的基础上